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/赵云声著. －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2.7
ISBN 7－5387－1681－5

Ⅰ.中… Ⅱ.赵… Ⅲ.中篇小说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
Ⅳ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48564号

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

作　　者:赵云声
责任编辑:姚家余
责任校对:姚家余
装帧设计:三味书香创意工作室
出　　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　邮编:130021　电话:5638652)
发　　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印　　刷: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开　　本:850×1168毫米
字　　数:480千字
印　　张:24
版　　次:2002年7月第1版
印　　次:2004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书　　号:ISBN 7－5387－1681－5/I·1604
全套定价:53.60元(本册定价:26.80元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目　录

少帅传奇

楔　子 …… 3

第一章　中南海风涛迭起 …… 7
　　张学良警觉地拔出手枪，他正在判断这枪声的来源时，流杯亭方向传来了一片惊呼声："有刺客！""抓刺客！""大元帅被刺了！"跟着又是一片爆豆似的枪声。

第二章　神秘的大和旅馆 …… 30
　　河野大作扔下军刀，推开房间的暗隔，跨进了那间特制的密室。他听了几句之后，便以严厉的口吻，下达了不可抗拒的指令。

第三章　阴云笼罩的奉天城 …… 47
　　奉天车站像穹窿崩裂、巨履倾塌一样，立时火光冲天、烟尘弥漫、鲜血横飞。警车声、呼喊声、哭叫声、呻吟声……响成一片，刚刚还井然有序的站台，顷刻如汤浇蚁穴、火燎蜂房一样乱作一团。

第四章　壮士血洒滦州 …… 64
“哗啦啦！”花瓶砸在张学良身后的墙上，碎了！门口的卫兵闻声冲进来，只见姜树礼又抓起板凳正欲向张学良扑去，卫兵们连忙开枪！“啪啪”两声，姜树礼捂着胸口，最后望了眼张学良，栽倒在血泊之中。

第五章　大帅府仇人吊孝 …… 80
张学良一见这带有讽刺意味的花圈，更是怒火中烧，睚眦俱裂。他从这惨白的花圈上，仿佛看到了大元帅肩章绶带上的血迹，看到了父亲那因抽搐而扭歪了的面容……他大步跨过去，操起花圈就欲向地上砸去……

第六章　后花园艺女道情 …… 97
“啊，她是姜夫人！”张学良没等薛秉谦话音落地，便扑地一记长跪：“恩人，请恕学良不识之罪！”
堂堂的东三省领袖，竟给一普通的民女下跪，黑姑娘吓得连忙跪下，惊慌地说：“少帅，快，快请起来！”

第七章　惊心动魄杨公馆 …… 113
薛秉谦从容地用手拢了拢头发，扶了扶眼镜，正准备随他们去的时候，张学良刷地拔出手枪来，虎眼圆睁，怒骂道：“混蛋！放手！”
双方举枪对峙，局面太紧张了，真有一触即发之势。这时，突然一个女人喊着跑了进来。

第八章　老虎厅易帜斩枭雄 …… 130
西大厅的风门洞开，男宾女眷们惊叫着跑了过来，一个个本来涂抹得漂亮的脸上都挂着惊恐、惶乱和迷惑。惟有张占魁像无事人似的从东厅里慢悠悠地踱出来，一边走，还一边悠闲地吹着两支枪的枪筒。

后　记 …… 144

一位卷入政治风云的女艺术家

引　子 …… 149

第一章　一次相遇，成了孙维世一生的转折 …… 151
周恩来看着牺牲的战友留下的女儿，百感交集，情不自禁地也流出了眼泪。他一面倾听小维世关于这十年艰苦岁月的诉说，一面不断地安慰着她："孩子，到家了，要永远记住你爸爸，继承他的遗志！"

第二章　孙维世作为秘书随行到苏联，她经受了
卫国战争的洗礼 …… 155
"我去苏联也是为了学习！"孙维世执意坚持，"到苏联，我一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决不给中国人丢脸，不给我们党添麻烦，将来回国好好建设咱们的新中国！"

第三章　事业成功，带来的却是感情煎熬 …… 158
二十九岁的孙维世，是个感情丰富而炽热的女性，在爱情的选择上，世俗的金钱、地位、政治条件等等，她全然

不放在眼中。

第四章　婚礼上，江青出场了，她是来
祝福的吗？ …… 162
江青，是紧跟着孙维世之后到达延安的。这个在上海时名叫蓝苹的江青，在与王莹争演《赛金花》失败后，先后拍摄了《狼山喋血记》和《王老五》，她跟唐纳离异之后，生活上又出现了几次曲折。

第五章　求爱本是好事，但谁会料到，它也会种下
杀身的祸根 …… 167
林彪来了，总是愿意靠近孙维世，和她聊天，问这问那，表示十分关心的样子，大家分散了，林彪心里十分怅惘，但他善于克制，不在外表上显露出来。

第六章　妻子一席温语，救下稀世天才…… 173
金山带队到朝鲜后，朝鲜劳动党中央给金山配备了一名女翻译，她年轻，漂亮，在工作和交往中，金山和这位朝鲜女翻译相处得很熟，发生了男女关系……

第七章　一出《万尼亚舅舅》，使沉落的明星得以
重放光彩 …… 179
可列斯里不听："不管犯有什么错误，让一个专业人员去干他不适宜的专业，这本身就是人才的浪费！快请他回来让我看看。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八章　又一所国家剧院诞生，夫妻双双
出任总导演 …… 182
由于孙维世爱才如渴，实验话剧院一时间众志成城，排演出一系列具有国家水准的戏剧，为中国话剧艺术的画廊添增了夺目的光彩。

第九章　孙维世和金山未能逃脱政治苦海，孙维世和金山
似乎注定是“在劫难逃” …… 185
孙维世望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屋子，无心收拾整理，她怎么也不明白，这场名为“无产阶级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究竟要干什么？真的是像报纸所说的为党为国家吗？

第十章　纪念碑下，从不爽约的姐姐，今天却未能再来 …… 192
金山在哪里？逮捕是秘密进行的，根本没有告诉家属他犯了什么“罪”，何时审判，关押在哪里。

第十一章　江青和叶群沆瀣一气，罗织孙维世的“罪名”…… 199
在江青横行霸道的时代，她是可以一语定生死的。轻飘飘的一句话，立刻变成了杀气腾腾的行动。

第十二章　劫后余生，本应喜出望外，可他却是
悲痛欲绝 …… 209
释放那天，当金山刚刚从监狱里走出来时，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那位红极一时、饰演过宋丹萍、屈原、保尔、施洋大律师的风度翩翩的大明星！

梦断紫禁城

第一章　奉旨选美 …… 217

“此次进京，一旦得宠，便平步青云，贵为皇妃，万民景仰，这是女人最高的荣耀！吃咱们这碗饭的，平时再美再艳，哪个敢有这样的奢望？!”

第二章　引狼入室 …… 239

陈园园唱此段时，更加大胆、更加放肆，一双深如清潭的眼睛伴着唱词，火辣辣地直射入吴三桂的心底，搅得吴三桂心猿意马、情不自禁。

第三章　梓宫惊魂 …… 256

吴三桂掀起轿帘，叫了声：“园园，跟我走吧！”便一把把陈园园托到马上，策马奔驰，陈园园紧紧地搂住了吴三桂……

第四章　皇上借饷 …… 276

“出去！你们怎能私自闯入？”婉容赤裸着身体，恼怒地训斥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这是首辅大人的私宅？!”

第五章　文臣误国 …… 297

吴麟征侧身跪伏在地：“若是一月之前，犹有可为。如今，闯贼百万大军三路并进，四面包围，南下之路已经全部为贼所切断，水路、陆路均已无法南行……

第六章　苦命皇后 …… 319
崇祯一把将定王搂进怀中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："好儿子，贼兵围城旦夕，你父是快要和你们长别了。只可怜你们错投在帝王家里，小小年纪，也要遭此杀身之祸……"

第七章　谁主天下 …… 338
王承恩气犹未消，他跳起来冲着周府的大门："皇上何曾亏待过你们，你周奎竟这样忘恩负义、丧尽天良！周奎，你不得好死！"

少　帅　传　奇

楔　子*

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海风把阵阵清凉送过北陂山来。白天，被烈日炙烤的山石、土地、树木和房屋，经这海风一吹，顿时笼罩在一片潮湿的空气中，酷暑的炎热渐渐地在消失。

这时，台北市郊的北陂开始热闹起来。情人的幽会，旅游者的兜风，商贾们的谈生意，学者们的散步……游人兴会，酒店、茶馆自然兴隆。在山坡僻静处有一远近驰名的饭店，名曰“北国酒家”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专门经营北方酒类、菜肴的。酒家的门面不大，建筑却相当考究，乳白色的外观加上几株颇具北方特色的花木，把这所酒店装点得幽静而又典雅。

专程到这远离闹市的郊区酒店来就餐的，几乎全是些社会上有名望，或曾经有过名望的人。有的是退休的将军、部长，有的是失意的文人、教授，当然也有现在还在走红的巨商大贾。不过，他们有个共同之点，那就是大都是从大陆来的北方人。这些人到这里不是为了饕餮大嚼，而是借一杯淡酒，两碟家乡小菜，抒发一下郁积几十年的离愁别绪。忆忆旧事，听听乡音，便成了这所酒家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永恒主题。

所以，这里没有一般饭店的那种喧闹嘈杂，什么猜拳行令，吆五喝六，统统没有。这里的人们几乎永远都是静悄悄的，默默地喝酒，低声地交谈，仿佛彼此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，谁也不能打破这种沉思似的恬静和安宁。

---

* 注：此文系和李政合著。

然而今天,这所“世外桃源”,却荡起了一阵轻轻的涟漪——进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。他那非凡的举止,引起了经理和顾客们的注意。

这位陌生客人是位老者,看他那苍苍的白发,清癯的面容,显然已逾古稀之年,然而仍步履矫健,气宇轩然。一身整齐的中山装,一双锃亮的皮鞋,在这南国的夏日里是很少见的,特别是他连风纪扣都紧紧地扣着,这更是绝无仅有。酒家经理从老人进店的一瞬间就判断出这是位军官出身,始终保持着军人生活习惯的人。他坐在那里,总是把腰板挺得直直的,虽风尘仆仆却毫无倦态。已经连着三天,每逢这个时辰他都到酒店来,坐在靠窗的座位上,两眼盯视着窗外。面前的一杯“老龙口”,一盘童子鸡,始终在那儿放着。

酒家经理,对每位顾客几乎都是了如指掌的,对他们的过去和今天,对他们的得意和失意,他都可以如数家珍似的讲述出来。可眼前这位老者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?他在那里张望着什么?等待着什么呢?

女招待和顾客们也都瞟着这个有点神秘的陌生客人,悄悄地议论着,猜测着……突然,一位女招待轻轻捅了一下经理,向他使了个眼色,经理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,原来老者平静的神态起了变化,他久久凝望远方的两眼发亮了,放在餐桌上的两只手也使劲地揉搓起来。经理循着老者的目光向窗外望去,只见一对老年夫妇正相扶着朝这里缓缓走来。男的是一头稀疏的白发,拄着拐杖,显得老态龙钟,旁边的夫人虽然比他年轻许多,可也有一把年纪了。

风门推开了,这对老年夫妇走了进来。经理顾不得观察陌生客人的表情,连忙走出柜台迎上前去,正在喝酒的客人们也都停下杯筷,纷纷站起来向这对老年夫妇致意。这位白发老人显然是一位很有身份,受人敬重的人物,他淡淡地和大家打了下招呼,便携其夫人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。酒家经理从女招待手中接过餐盘,亲自为这对夫妇端酒端菜。他递上来的不是什么美味佳肴,除却两杯类似柠檬汁似的饮料,只有两盘简单的小菜,可这小菜一看便知是道地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ltongbook.com

奉天风味。

一直目不转睛盯视着他们的陌生客人,这时激动地站起身,一把拉住从他身边经过的酒家经理,声音颤抖地问道:

“请问,那位客人是不是姓张?”

经理望着他那发红的脸膛,发亮的眼睛,还有那急迫的表情,禁不住点了点头。而过去,凡遇到这种询问他总是摇头,推做不知的,今天他也许是被这位老者的恳切之情打动了吧!

“少帅!”陌生客人急步奔到老年夫妇桌前,大声地叫了一句,随即又双腿并拢,向白发老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这位被称作“少帅”的白发老人,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学良将军。坐在他身旁的老妇人,就是几十年一直跟随他的红粉知己——赵四小姐。她原名赵被,现在叫赵一荻,一九六四年与张学良正式结婚。自一九三六年底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,半个世纪来他们相依为命,相濡以沫,成为患难伴侣。如今,他们在当局“保护”下过着幽居的生活。赵一荻女士一直陪同张学良,研究明史、清史,现在则专攻圣经,习习书法。每当略感疲乏之际,两人便相携同游,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散散步,会会客人,这寂寥而清幽的北国酒家便是他们常常落脚的所在。

近几年由于上了年纪,张学良在这里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,人家认得他,可他却想不起人家来。望着这位激动的客人,张学良眯缝起他那双有些昏花的眼睛,上下打量了半天,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

“怎么,您不认识我了?我是崔波,我是崔波呀!”陌生客人几乎喊了起来。

赵一荻一听“崔波”,霍地一下站起来,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了陌生客人的手。可张学良由于长期幽禁的生活,造成两耳重听,崔先生虽然自报家门,他仍然没有反应过来。今见赵一荻对此人这样热情,他连忙问:“他是谁?”

赵一荻凑到他的耳边,大声地说:

“崔波,崔副官,就是皇姑屯事件发生那年,给你当副官的崔

波！”

“啊！崔副官，你，你……你还活着？!”

张学良对与这位几十年没有音讯的老部下的意外相逢，似乎难以置信。自“皇姑屯事件”发生，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，当年的人和事，已经离他那么遥远了。他望着这位从天而降的老部下，回想起五十年来在人生旅途上的风云变幻，坎坷飘泊，他情不自禁地眼圈湿润了！

崔先生望着张学良眼角上的泪水，也抑制不住地难过起来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张学良竟是这样的一副垂暮光景！想当年……

崔先生想到这，连忙拉开皮包，从一本精致的书夹中抽出一帧照片，递给了张学良：

“还记得吗？这是东北易帜以后，在化妆舞会上照的。五十多年了。几经战乱，就保留下这么一张来。少帅，那个时候您……”

没等崔波说完，赵一荻强忍着的泪水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。崔副官的一句“少帅”，勾起了她的万种情思！少帅，少帅……当年的少帅是何等的风流倜傥，雄姿英发呀！

张学良此时也十分激动，他紧紧地捏着这帧照片，久久地凝视着……

照片像电光石火一样，把他记忆的火燃旺了。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的惊心动魄地年代……

第一章　中南海风涛迭起

一九二八年，西历虽然刚交六月，保定城外的田野上却已是热气蒸腾了。下午，打着赤膊的农民正在锄地，突然发现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像箭一样地从保定府北门开出来，直向北京方向驶去……

当时在中国，小汽车尚属稀罕之物，特别是保定一带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沿途的农民，不由得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簇拥到公路两旁，想看看车里坐的是什么样的大人物。

轿车窗上是垂有轻纱的，人们透过淡淡的纱帘，只隐约看见车内坐的是两男一女，好像都是年青人。他们一个个都阴沉着脸，一语不发，对路旁百姓的围现也无动于衷，似乎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司机加大油门，风驰电掣地直朝北京驶去。一路留给围观百姓的，除却飞扬而起的烟尘之外，便是一团团莫名其妙的疑云……

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的事。坐在车前司机旁边，腰挎匣枪全副武装，年约二十三四岁的军人，便是张学良的亲信副官崔波。他当时正年轻俊秀，体格强健，笔挺的军服散发着一种青春的英武和勃勃的生气。他挺直胸脯，坐在前面，两只奕奕有神的眼睛像鹰一样，警觉地注视着前方。

坐在崔副官后面的那位妙龄女郎，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——赵四小姐。当时的赵㚬 正是豆蔻年华，玉貌芳姿，流光溢彩。特别是她长长睫毛下汪着的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抬起来亮晶晶，低下去静幽幽，忽闪忽闪的，仿佛会说话一样，极其招人爱怜。

和赵㚬 并肩而坐，身着白色西服，一副贵族派头的年青人，不用说也可猜到了，他便是安国军的前线指挥，当时只有二十八岁的上

将军团长张学良将军。

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，是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奉系军阀首领，进占北京后，他在一批亲信部下的拥戴下做了安国军总司令，陆海军大元帅，搬进中南海，做了北京的执政。于是一些人把张作霖尊之为“老帅”，因势下来，张学良便被呼之为“少帅”。“少帅”称号一出，很快风靡京华，被世人所承认，因为它一下子抓住了张学良的两个特点：一曰“少”。年仅十九岁就指挥部队，任上校旅长，如今刚刚二十八岁便指挥十余万雄兵，任上将军团长。这样的高级将帅，竟如此年轻，这是“少”；至于“帅”，则是指他举止风度的潇洒飘逸。别的不讲，单就他身上的这套白色西服，也就可见一斑。这是他仿照西方燕尾服的式样，自己设计的。每逢北京的上流社会中有什么交际活动，他总是穿起这套服饰，出入于舞厅宴会，在灯红酒绿之中与达官贵妇们交往酬酢。然而今天，他虽然遵从赵㭎 的安排依旧穿起了这身西装，可他却不是去赴宴跳舞，他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，他手中捏着的这份加急电报告诉他，中南海等待他的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，而很可能是使人焦躁、棘手，甚至是十分难堪的。

最受张学良宠爱的赵四小姐，十分理解张学良此时的心情。年纪尚不足二十岁的妙龄少女，过去每次陪同少帅出游，她总是要对汽车外面的风光景物指指点点，赞叹不休，而今天她却收起了往日的雅兴，车虽然已经走了许久了，可她仍然是一直缄默着，一语不发。近些天来，由于蒋介石、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起来向奉军展开进攻，奉军前线节节失利。加上日本侵占山东后又乘人之危，对张大元帅处处威逼，奉军已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。在五月十九日不得不放弃张家口之后，三十日又宣布将奉军从保定撤抵琉璃河。昨天报纸又登出，张大帅已通告各国公使及北京的商会会长，决定撤离北京。今天，大帅打来的这份加急电报，她因打点行装没来得及了解详情，可她从张学良双眉紧蹙的表情上看得出，这准又是一桩令人焦心的事！

多年战乱，公路坑坑洼洼，汽车像扭秧歌一样左右躲闪着前进。

汽车刚刚躲过了一个水洼,前面紧接着又是一个大坑,汽车来不及躲闪,赵被 小姐被汽车猛地一甩,一下子栽倒在张学良的怀里。张学良抱住她的双肩,把她扶了起来,可他的手并没有随之放下来,他扶着赵被 的肩膀,凝视着她那古典美人型的姿容,终于用一种疲惫的声调打破了这一路上的沉寂:

"小四,兵荒马乱的,我看你这次还是随大帅先回奉天吧?"

"咱不都谈好了吗?怎么又变卦?!"赵被 虽是不满的口气,可听得出来,这不满之中却有几分娇嗔。

张学良把手顺着她白皙的臂膀滑下来,攥住她那双纤细的小手,一边抚摸着,一边用一种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她。这目光,明白无误地告诉赵被 :我当然舍不得你离开。可目前这变化纷纭的局势,却不能不让人担心啊!

"小四,北京的紫禁城虽好,却不是我们的站脚之地呀!"

"不!"赵被 没等张学良说完,便把手抽出来,打断了他的话:"我是你的秘书!照顾好你的生活、安全,这是少夫人交给我的使命。"

赵被 搬出少夫人来,张学良就不再吱声了。这少夫人,指的是张学良明媒正娶的妻子于凤至,那是位知书识礼,十分豁达贤惠的女性,张学良在家时总是把她尊为大姐。近几年,张学良在外南征北战,于凤至便留在奉天大帅府主掌内务,她委托赵被 随营照料张学良的生活。今天,张学良见赵被 打出这张王牌来,不由得苦笑了一下:"你呀!好吧,那就留下来,咱们共患难吧!"

傍晚时分,汽车迎着刚刚垂下的夜幕驶进了北京城。汽车穿过喧嚣的前门大街,绕过天安门前狭窄的牌楼,沿着西长安大街,一直向中南海开去。汽车快到新华门时,隐隐看见门前黑乎乎的一片。再走近一些,看得更清楚了,原来是一群人簇拥在那里:长衫的,短褂的,洋装的,布衣的,还有穿旗袍大衣的,他们吵吵嚷嚷,激动地在与门卫的值勤官交涉着什么。

张学良连忙让司机把车停下来,吩咐崔副官去打听一下,看看出了什么事。

等了一会儿,崔副官回来报告说,是东三省各界请愿代表在那里请求大元帅接见。

张学良一听,脸沉了下来:"笨蛋!不会说,大元帅这几天太忙,不在家吗?"

"他们知道少帅今天返京,说是见少帅也行。"

"我?我不见!"张学良说着,对司机一挥手,意思是让他把车倒回来,退回南长街,改从东门进中南海。

每次跨进中南海,赵㚟 看着那恬淡秀丽的一泓湖水,画栋飞梁的楼台亭榭,金碧辉煌的瀛台仙岛,依依摇曳的翠竹垂柳,总有一种留连忘返,心旷神怡之感。特别是那素有园中之园称号的"静谷",更是玲珑透剔,美不胜收。她喜欢那里的屏山镜水、云岩奇秀,她喜欢那里的华林芳径、竹柏葱茏,她更喜欢"静谷"这名字,它是那样的清幽、淡雅,让人思之总觉得余味无穷。

这次,赵㚟 急匆匆地从汽车上走下来,她相携着张学良,没有从正门直接进入大元帅办公的"丰泽园",而是直奔"静谷"的石牌楼前,她想从这里绕过去,趁便再领略一下"静谷"的幽雅。可是,他们刚刚走到连理柏树下,就听春耦斋的回廊水榭处传来一片慌乱的吵闹声。中南海历来是威严、肃穆的所在,怎么会出现这种慌乱的吵闹声呢?

张学良他们循声走过去,见到的竟是一片乱糟糟的场面:一队士兵在慌慌张张地搬运着物品箱笼,一个奶妈模样的女人在指手画脚,跑前跑后,她一会儿追上抬箱子的士兵,尖声喊着:"哎呀,小心点!这是六夫人的东西,都是金贵玩意儿,碰坏了一件,砸碎你的骨头也赔不起!"一会儿,她又拦住植秀轩下走过来的士兵:"哎,哎!那个箱子是五小姐的!你也得轻点哟!"

一位士兵听了奶妈的话,刚把脚步放缓,可这时背后一靴子踢过来,士兵回过头一看,原来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正横眉立目:

"快,快!麻溜点!到时候装不完车,大元帅发起脾气来,你们还要不要命了?!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